

中正漢學研究

專輯：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Ⅲ：
跨域想像及典範遞轉

二〇一三年第二期（總第二十二期）

Chung Cheng Chinese Studies

*Feature Articles Modern Ima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II :
Boundary-Crossing Imagination and the Shifting of Paradigm*

「𠂔」字構形演變研究

高佑仁

・ 抽印本 ・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出版

「𠂔」字構形演變研究[△]

高佑仁^{*}

摘 要

「𠂔」甲骨文作「𠂔」，字从倒「大」，但在實際用例中，「𠂔」常寫成「𠂔」，豎筆往上突出，另一方面「牛」也常作「𠂔」，遂導致「𠂔」、「牛」構形相混，僅能透過偏旁制約或上下文意加以區別。到了戰國時代，楚簡中出現一種頗具特色的「𠂔」字，字形也是豎筆往上突出，溯其源流，正由甲骨文「𠂔」形寫法演變而來，此中的演變方式，格外值得探討。除了倒「大」之外，甲骨文還有倒「天」之形，學者罕言之，本文進一步討論。金文中有種刻意凸出腳盤的「𠂔」，近出清華貳〈繫年〉簡 107 見一例保留此種古體的寫法，可謂一字千金。

《說文》小篆「𠂔」作「𠂔」，但就出土文獻來看，它是晉系「𠂔」字的標準構形，許慎據以為秦代小篆，恐為失誤。這類屬於晉系寫法的之「𠂔」，在近出的〈繫年〉、〈祝辭〉等楚國竹簡中也出現同樣寫法，箇中緣故，值得進一步研究。郭店〈成之聞之〉簡 39「不𠂔大常」一句，筆者認為「𠂔」下从「朔」當讀作「逆」，指迎受、接受。

本文針對「𠂔」字進行梳理，希望對其構形分類與演變軌跡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鍵詞：𠂔（逆）、構形演變、楚簡、戰國文字、考釋

[△] 本文為「《上博九》楚國史料文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資助（計畫編號 NSC102-2410-H-006-122-），也獲得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計畫編號 D102-31A01），特此致謝。

^{*} 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關於「𡗗」之本形本義

《說文解字》云：「𡗗，不順也。从干下中。𡗗之也。」¹「逆，迎也。从辵𡗗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²古文字的「𡗗」字由羅振玉釋出，他在《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卷中》認為「𡗗」字為「倒人形，示人自外入之狀，與逆字同意」，並釋「逆」字為「从辵从𡗗者（𡗗為倒人形），象人自外入，而辵以迎之，或省彳，或省止」³，羅振玉將甲骨文的「𡗗」釋為《說文》訓作「不順也」的「𡗗」，可信。本義方面，羅振玉主張「𡗗」的本義是由對面走來的人，此說法影響力很大，趙誠也認為：「从𡗗象倒人形，表示从對面過來的人，也就是迎面過來的人，从辵从彳表示足行於道。」⁴將上下顛倒的「𡗗」視為由對面走來的人，就整體構形來說，較難使人信服。蔡連章進一步申說：「甲文從止、大的倒文。『大』即人，此是個頭朝下、腳在上的倒立之人，是背後陽光照射下來的身影，那是一個從前面走過來的人。」⁵認為「𡗗」是陽光照射出的影子，問題仍未解決。

比較能通達地詮解「𡗗」字構形的是裘錫圭，他指出：「《說文》：『𡗗，不順也。』『逆，迎也。從辵，𡗗聲。』『𡗗』是順逆之『逆』的本字。迎人者跟被迎者，彼此的方向是相逆的。迎逆是順逆之『逆』的引申義，『逆』是表示『𡗗』字的這個引申義的分化字。後來『𡗗』字廢棄不用，順逆之『逆』也用『逆』字表示。」⁶這是比較穩當的解釋。商代族徽中有「𡗗」字，季旭昇師認為像一戰士，右手持斧鉞斬叛逆者，⁶可信。綜上所述，「𡗗」字本義象人倒逆之形，後世引申出違逆、叛逆、賊逆之「逆」。而迎人者與被迎者，方向相逆，因此「逆」引申出「迎逆」之「迎」的意涵。緊接著，我們進一步從甲骨文開始，探討「𡗗」字的演變分系問題。

¹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40、50。

²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三種·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北京：中華書局，原1927年東方學會印本，2006年重印本），頁516。

³ 趙誠：〈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一）〉，《古文字研究》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6月），頁326。

⁴ 蔡連章：《古文字學基礎》（上海：百家出版社，2006年），頁129。

⁵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8月），頁245。

⁶ 說法參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頁145-146。

二、甲骨文「𠂔」字的三系寫法

「𠂔」字在甲骨文中已非常多見，受限於篇幅，僅選取部分較有代表性的寫法。大抵而言可分為以下三系構形：

構形分析	字表				
A 系. 从倒「大」					
	合集 14626	乙 8505	合集 5327	合集 5951 正	合集 4919
B 系. 从倒「𠂔」形					
	合集 32185	合集 32185	合集 10069	合集 31612	合集 31488
C 系. 从倒「天」					
	明 2181	合集 21626	乙 1208	乙 1786	合集 12450

（一）倒「大」：A 系从倒「大」的寫法可說是「𠂔」字最典型的構形。

（二）倒「𠂔」形：B 系是在 A 系之上，將豎筆往上突出，B 系與甲骨的「牛」（「𠂔」合集 102）完全相同。因此，早期曾有學者據此認為「逆」字从「牛」，例如丁佛言認為：「『逆』調不順，有牴觸意，故从『牛』。」⁷其實「𠂔」形雖與「牛」字完全相同，但音、義完全無關。董珊認為：「『逆』訓為『迎』。『逆』字聲符雖與同銘『𠂔』之『牛』旁相類，但『逆』字本從倒人之形『𠂔』，後來才訛變得與『牛』類似。」⁸可從。「𠂔」字像人倒逆，實無从「牛」的理由。

⁷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三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 年），頁 900。

⁸ 疑𠂔、疑尊之寫法見董珊：〈疑尊、疑𠂔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 09 期，頁 74-83。

甲骨文「𠂔」作「𠂔」(合集 14626),「牛」作「𠂔」(合集 102),基本上構形的差異僅在豎筆是否突出,但在實際用例上,「𠂔」作「𠂔」,「牛」作「𠂔」的情況也不少⁹,部分寫法僅能利用偏旁制約或上下文意來判斷當是「牛」還是「𠂔」。這種寫法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豎筆上突的構形演變到戰國時期,將成為「𠂔」之主流寫法,並且與「毛」、「丰」、「屯」等字產生嚴重的訛混現象,「𠂔」字豎筆上突的構形若溯本推源,實發軔於甲骨文。

(三) 倒「天」:「𠂔」字甲骨文除从倒「大」以外,還有从倒「天」的寫法¹⁰,若能與商代金文合參,構形將更為顯明,先把相關字形羅列如下:

甲 骨				
	明 2181	合集 21626	乙 1208	合集 4450
金 文				
	𠂔戈/集成 10633	𠂔鼎/集成 1035	登𠂔壘/集成 9771	𠂔爵/集成 8147

甲骨文从倒「天」寫法的字形可參考李宗焜《甲骨文字編》中字頭 315 編號之整理¹¹。我們知道在古文字中「大」常可替換成「天」,例如「大」字作「𠂔」(山鼎/商周金文資料通鑑 2367),頭部明顯突出而與「天」字無別。又如「吳」作「𠂔」(吳王夫差戈/集成 11534)字从「大」,但𠂔駟觥蓋(集成 09300)則作「𠂔」,字从「天」;西元 1990 年上村嶺虢國貴族墓地出土了單叔盃,銘文中的「𠂔」,器銘从「大」,蓋銘从「天」;《首陽吉金》收有史𠂔三器,銘文中的「𠂔」,𠂔觶(蓋、器)、𠂔簋都从「天」,𠂔觚从「大」,甲骨文亦从「大」作「𠂔」¹²,所以前列《合集》21626 等寫法从倒「天」應無可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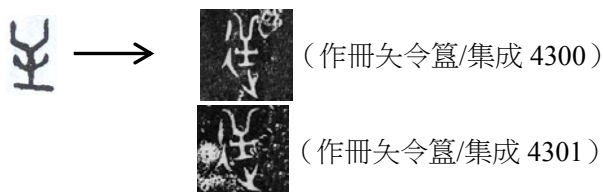
⁹ 劉釗、洪飈、張新俊編纂:《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頁34-51、92-93。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2月),頁90-92。

¹⁰ 甲骨文「𠂔」字从倒「天」的構形,陳煒湛已經提到過,參陳煒湛:《古文字趣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71。

¹¹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2月),頁90。

¹² 一上示三王(程少軒)首先指出「𠂔」字與《首陽吉金》中「𠂔」字的關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每周一字8】「首陽吉金」專題討論區所指出,網址:
<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748>。

另一方面，甲骨文的「天」字除可作「𠂔」(《合集》19050)外，亦能將「𠂔」形改易成「一」，以一橫筆表示，字形作「𠂔」(小屯南地 643)、「𠂔」(H11:82)，所以《合集》12450 的「𠂔」字形作「𠂔」，顯然是從倒「天」。由此可見，《合集》4450 的「𠂔」也應是從「天」寫法的「逆」字，與「𠂔」(合集 4451)寫法相較，一从「大」一从「天」。金文中有種構形特別的「逆」字，它們的寫法顯然是承襲這種倒「天」形的甲骨而來，字形作：



此種特殊寫法應即從倒「天」一系而來，只是將「𠂔」之雙手連成一橫筆而已，金文中將「𠂔」之雙手寫成一筆已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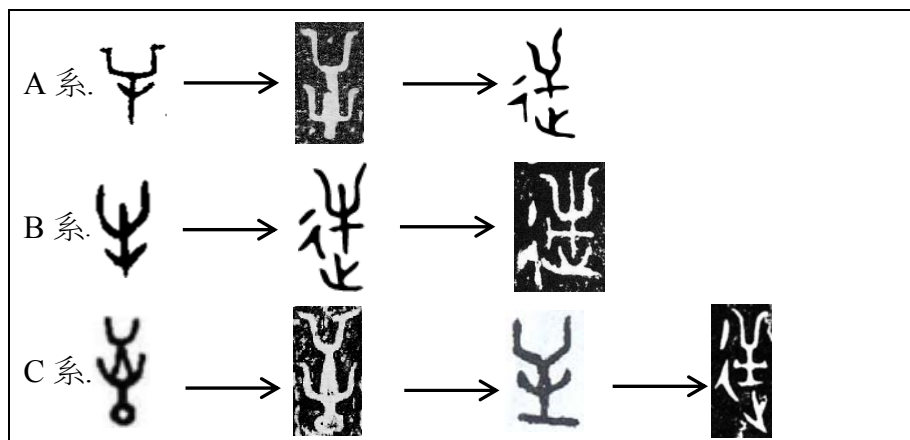
三、「𠂔」的商周金文構形

				
𠂔爵/集成 7338 (晚商)	𠂔鼎/集成 1035 (晚商)	亞𠂔爵/集成 7796 (晚商)	亞𠂔爵/集成 7796 (晚商)	𠂔觚/集成 6709 (晚商)
				
玫茵堂藏中國 銅器 (西周早) 13	伯者父毀/集成 3748 (西周早)	圻毀/集成 3731 (西周早)	疑尊 (西周早) ¹⁴	疑卣 (西周早)

¹³ 此字原書未釋，葛亮釋从「子」从「人」，筆者釋「逆」。Wang Tao,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London: Paradou Writing, 2009), p.311。拙文：〈讀金文札記四則(逆作父丁、舌、孝子、甬)〉，《國文學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2010 年 12 月，頁 277-295。

				
𠄎盃/滕州 304 (西周早) ¹⁵	作冊矢令殷/集成 4300 (西周早)	《考古》1991.07 (西周早) ¹⁶	逆作父丁尊/集 成 5874(西周早)	仲再殷/集成 3747 (西周早)
				
三年癸壺/集成 9727 (西周中)	同殷蓋/集成 4270 (西周中)	昏鼎/集成 2838 (西周中)	叔趙父卣/集成 5428 (西周中)	伯甗父鼎/集成 2487 (西周中)
				
九年衛鼎/集成 2831 (西周中)	鬲比盨/集成 4466 (西周晚)	駒父盨蓋/集成 4464 (西周晚)	多友鼎/集成 2835 (西周晚)	猳鐘/集成 260 (西周晚)

(一) 殷商甲骨文至西周金文「𠄎」字的分衍



¹⁴ 原銘文作「𠄎」，疑卣、疑尊之寫法見董珊：〈疑尊、疑卣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09期，頁74-83。

¹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11月），頁304、509。

¹⁶ 張光裕：〈新見保鼎簋銘試釋〉，《考古》，1991年第7期，頁649-652。

金文的「𠂔」字大抵承襲商代甲骨的三系寫法而來，字形變動不大，值得注意的是「𠂔」字雙手開始習慣以一筆為之（參 A 系與 B 系之寫法），這種寫法與金文的「牛」同形，如「𠂔」（叔段/集成 4133），它們在戰國時期將造成深遠的影響。

（二）關於一種突出腳部的「𠂔」字

我們知道在甲骨文中，「𠂔」（𠂔）乃象倒「大」之形，但還有一種刻意凸顯腳盤的構形，寫法作：

				
乙 8505	合集 22510	合集 20472	合集 22247	合集 3521 正

這項特徵在金文中更加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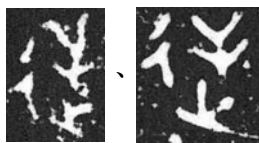
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中，擁有此類特徵的寫法很多：

				
亞𠂔爵/集成 7796	𠂔爵/集成 7338	𠂔征爵/集成 8158	登𠂔罍/集成 9771	楚公逆鐘 ¹⁷

¹⁷ 參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頁 891。

				
散氏盤/集成 10176	楚公逆編鐘	楚公逆編鐘 ¹⁸	四十二年逯 鼎 ¹⁹	叔趯父卣/集 成 05428

從字形上觀察，不難發現腳部刻意凸顯外翻的特徵。西周中期的五祀衛鼎（《集成》02832）見兩個「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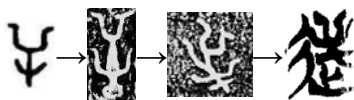
1

2

第 1 例寫法腳盤外翻，第 2 例則無。到了戰國時期，這種腳盤外張的寫法逐漸消失，例如「𨔵」（噩君啟車節/集成 12110）、「𨔵」（中山王方壺/集成 9735）、「𨔵」（墜逆殷/集成 4096）。不過，近出《清華簡》（貳）中的〈繫年〉簡 107 有個「逆」作：



文例為：「獻惠王立十又一年，蔡昭侯申懼，自歸於吳，吳洩庸【簡 106】以師逆蔡昭侯，居于州來，是下蔡。【簡 107】」文例釋「逆」無疑，這個字保留著甲骨文、金文以來的古體構形，可謂一字千金。我們將其演變脈絡擬構如下：



（三）从「内」形的寫法

¹⁸ 李夏廷、張奎：〈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頁 5-10。

¹⁹ 劉懷君、劉軍社：〈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 3 期，頁 3-9。

在西周早期「逆」字即出現連貫雙手而為一橫筆的構形，例如：「𠂔」(弔起父卣/集成 5429)、「𠂔」(仲再殷/集成 3747)，我們知道古文字中這種从「十」的寫法常會進一步演變成「內」²⁰，這在「萬」、「禽」、「禹」、「禺」、「是」、「羣」等字形上皆可見得，這在「逆」字中也看得到：

西周早	西周晚	戰國
		
仲再殷/集成 3747	逆鐘/集成 00061	𠂔逆殷/集成 4096

但是「逆」字演變成「內」的寫法非常罕見，就現有資料來看，戰國時期只有齊系文字承襲此種構形。

四、「𠂔」的戰國文字構形

戰國時期「𠂔」字構形非常紛亂，各系寫法五花八門，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我們先以「地域」作為區分的判準，藉以凸顯出各系的差異性：

齊系					
	楷侯微逆簠 /集成 4521 ²¹	𠂔逆殷/集成 4096	陶錄 3.230.3		
燕系					
	璽彙 2543	璽彙 4133			

²⁰ 劉釗指出「古文字中有一些下部為一豎劃的字，在發展演變中先後加上了『內』式飾筆。這個『內』偏旁就是出於美化目的的裝飾筆劃，是與字音字義都無關係的不可解說的部分」。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24。

²¹ 孫剛《齊文字編》列存疑字，孫剛：《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頁341。

²²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13。徐寶貴：〈「古文」對隸楷字形的影響〉，《中國文字研究》，2010年，頁41。

晉系					
	侯馬 156 : 2	侯馬 198 : 4	梁十九年亡智鼎	行器玉銘	中山王方壺/集成 9735
					
	中山王方壺/集成 9735	中山王方壺/集成 9735	公廚左官鼎/集成 2701	溫縣 T1K1 : 2182	溫縣 T1K1 : 2182
					
	溫縣 T1K1 : 3802	溫縣 T1K1-3724	璽彙 3092	《古璽彙考》 215 ²³	《古璽彙考》 333 ²⁴
楚系					
	噩君啟舟節/集成 12113	噩君啟車節/集成 12110	璽彙 3558 ²⁵	容成氏 52	楚帛書甲 7.31
					
	陳公治兵簡 16	包 71	包 75	郭店.成之聞之 32	郭店.性自命出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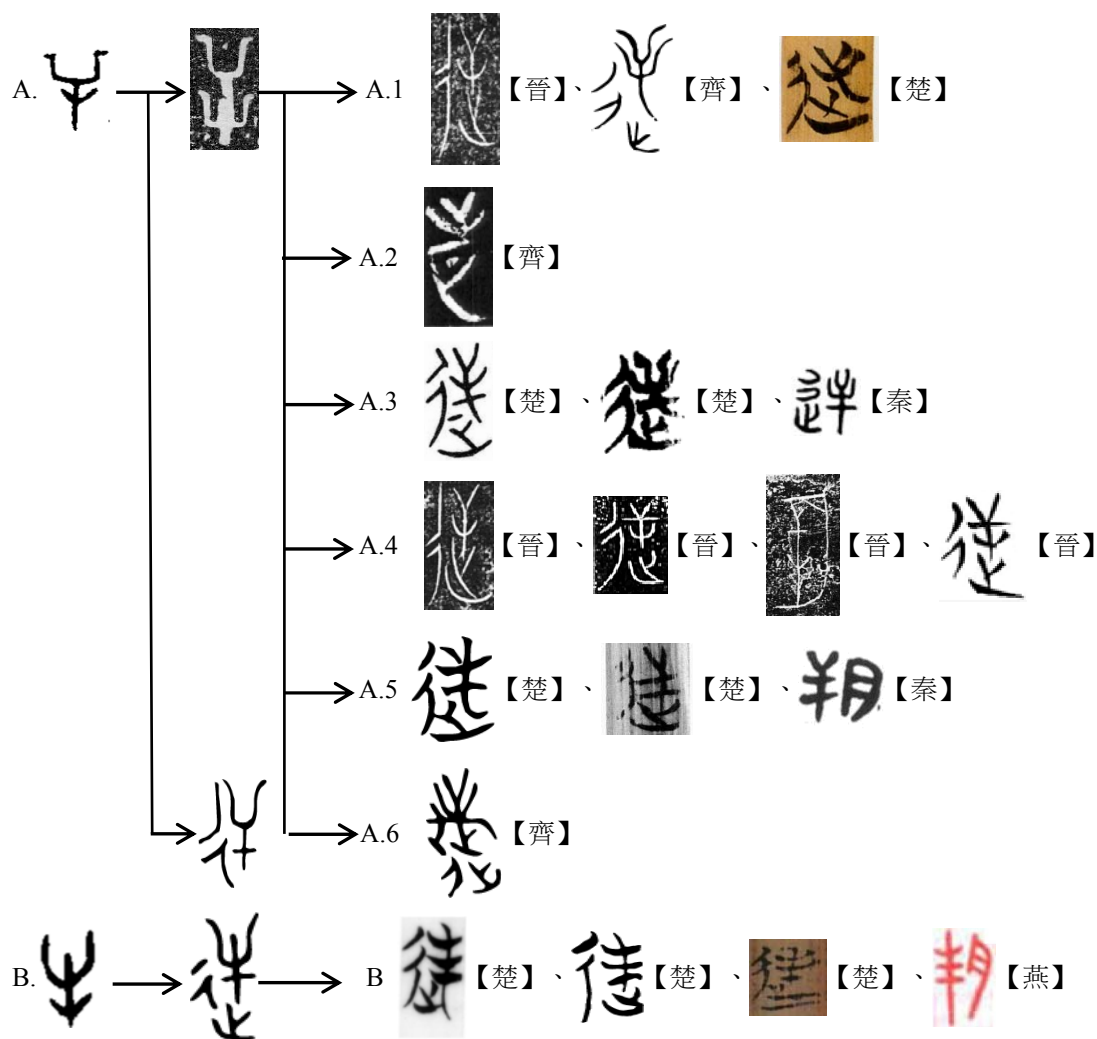
²³ 施謝捷：《古璽彙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5月），頁215。

²⁴ 同上註，頁333。

²⁵ 何琳儀、湯餘惠、黃德寬、徐寶貴等人都釋作「𡗗」。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13。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470。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1447。

	性自命出 11	郭店·性自命出 17	性情論 4	性情論 5	容成氏 8
					
	清華壹楚居 1	清華壹楚居 3	清華貳繫年 9	清華貳繫年 107	容成氏 21
					
	上博五三德 6	上博六慎子曰 恭儉 1	上博七武王踐 阼 15	包山 63	包山 63
秦系					
	睡虎地·日書乙 53	睡虎地·秦律雜 抄 38	睡虎地·語書 11	繹山碑	青川牘
					
	里耶秦簡	里耶秦簡	關沮秦簡 263	關沮秦簡 132	珍秦齋 169

緊接著，我們復以構形演變的脈絡為標準，並於【】內註明屬地，藉以瞭解各種字形的分布地區及其演變源流：



戰國時期「𠂔」字構形表							
字形							
編號	A.1	A.2	A.3	A.4	A.5	A.6	B

殷商甲骨文至西周金文原有的 C 系（即倒「天」一形），到了戰國時期已完全消失，下面我們討論各種寫法的特徵與演變軌跡：

A.1：「𠂔」承襲甲骨文、金文以來的倒「大」寫法，並無增添任何飾筆，可說是最能

保存甲骨文、金文古體的「逆」字，有趣的是，就目前的資料來看，這種寫法普遍存在於晉系、齊系、楚系等地域的資料中。

A.2:「𠂔」屬於齊系文字，特徵是將人之軀幹省略，僅留雙手雙腳。《汗簡》「逆」字所收之「𠂔」，其「𠂔」旁寫法即此種類型。

A.3:「𠂔」是在 A.1 的基礎上，於「大」的頸部添加一橫筆，構形遂與倒「夫」接近，²⁶目前見於楚系、秦系（繹山碑）。何琳儀在《戰國古文字典》云：「𠂔，象人倒立之形，戰國文字在𠂔中間加圓點、橫筆為飾作𠂔、𠂔，或在𠂔下加圓點、橫筆作𠂔、𠂔。」²⁷依據何琳儀的說法，此類構形的飾筆還有以小圓點呈現者，所舉的「𠂔」應為楷侯微逆簠（集成 4521），並摹作「𠂔」，²⁸該器原篆作「𠂔」，字跡稍淺，但看起來豎筆上不像有圓點存在，《金文編》摹作「𠂔」，並無圓點，筆者認為是比較正確的看法。

A.4:「𠂔」、「𠂔」即何琳儀所謂「在𠂔中間加圓點、橫筆為飾作」，古文字中的飾筆可作橫筆，亦可作圓點，無甚差別，此系是《說文》小篆「𠂔」的來源，也是晉文字的標準寫法，亦大量出現在楚文字材料中，問題比較複雜，後文將進一步深入討論。

A.5:「𠂔」的寫法是由 A.3（倒「夫」形）構形整併筆畫而來，它將「𠂔」字右腳與身軀連貫而下為一筆，雙手也寫成一橫筆，整體就變成「𠂔」，〈慎子曰恭儉〉簡 1「逆友以載道」之「逆」作「𠂔」，²⁹雙手與頸部之飾筆都寫成橫筆，這種寫法在睡虎地秦簡中大量出現，如「逆」字作「𠂔」（日甲 44）、「𠂔」（雜 38），「朔」字作「𠂔」（日乙 53）、「𠂔」（日乙 104），構形與「干」近似，所以《說文》「𠂔」遂入「干」部。

A.6:「𠂔」構形的重點是在 A.2（倒「夫」形）的基礎上，將位於頸部的橫筆，進一步演變成「內」，類化成「內」的寫法則與金文寫法一脈相承，戰國文字中僅見齊系文字承襲此類構形。

B:「𠂔」的構形以「豎筆上突」³⁰（即甲骨文、金文「𠂔」之寫法演變而來）為其特徵，並將倒「夫」的雙手、雙腳皆寫為一筆，又加上飾筆，變成「𠂔」之寫法。³¹此系與「丰」（「𠂔」帛丙 7.3/邦）、「毛」（「𠂔」包 2.262/表）、「求」（「𠂔」郭店〈緇衣〉18）等字的部分構形非常近似，往往造成辨識的困難，僅能透過上下文例確定其讀法。

討論完戰國文字「𠂔」的構形演變後，還有幾個子題需要更深入的探討：

²⁶ 李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146。

²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513。

²⁸ 同上註。

²⁹ 參拙文：〈談《慎子曰恭儉》簡 1 之「逆友以載道」〉，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 年 10 月 16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33。

³⁰ 王輝認為楚簡逆字「中豎出頭」。參王輝：〈也談齊「六字刀」的年代〉，《中國錢幣》，2003 年 02 期，頁 18。

³¹ 許愍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29。

(一) 關於小篆「𠂔」之來源

小篆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所頒布使用的文字，而今日所見的《說文》小篆則為許慎整理後的結果。就現有的出土文獻觀察，秦系文字所見的「𠂔」分屬以下兩種寫法：

A.3 「𠂔」：「𠂔」(繹山碑)

A.5 「𠂔」：「𠂔」(青川牘)

「𠂔」(睡虎地·秦律雜抄 38)

「𠂔」(睡虎地·日乙 104)

但是《說文》小篆「𠂔」作「𠂔」，「逆」作「𠂔」，「朔」作「𠂔」，不難發現都是屬於 A.4 系統的「𠂔」，換句話說，《說文》小篆的「𠂔」與目前出土所見的秦系資料構形並不吻合。³²從現有的資料顯示，《說文》小篆的「𠂔」的寫法，反而大量出現在晉系文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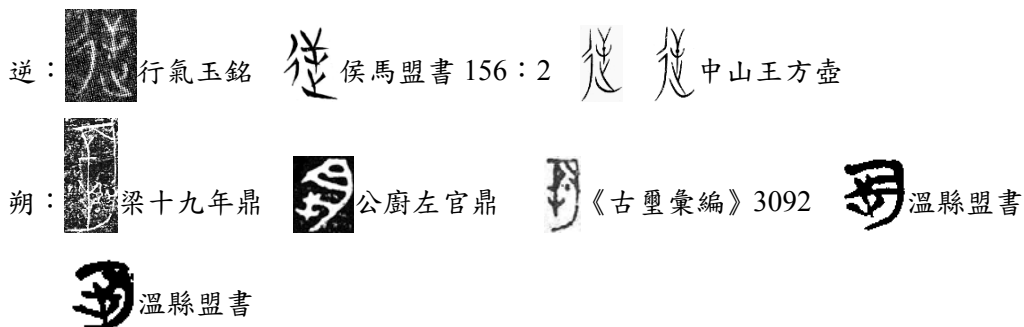
				
梁十九年亡智鼎	侯馬 156：2	侯馬 198：4	行器玉銘	《古璽彙考》333
				
溫縣 T1K1：2182	溫縣 T1K1：3802	溫縣 T1K1：1961	溫縣 T1K1：2182	溫縣 T1K1：2182

上述大量且來源多元的出土文物皆以「𠂔」(A.4)為構形特徵，說明這種寫法在晉系文字中具有強烈的代表性。陳劍在考釋上博四〈昭王毀室〉簡3「不幸僕之父之骨在於此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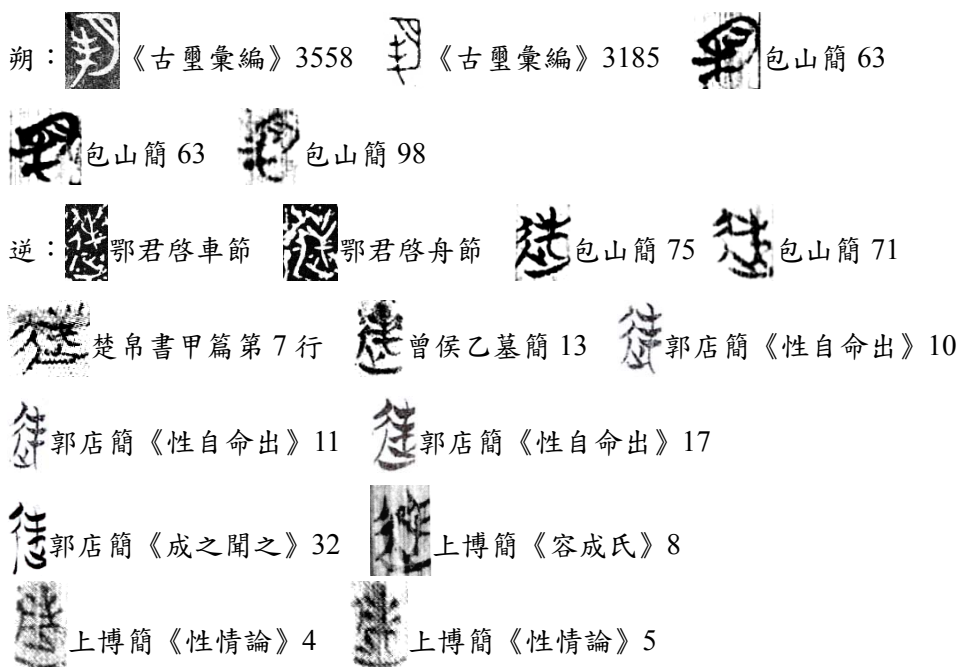
³² 季旭昇師認為小篆照理應承襲繹山碑的寫法，但從出土文獻看則較近晉系文字，這似乎有點奇怪。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頁146。附帶一提，睡虎地秦簡〈語書〉簡11「𠂔」(即「斥」)作「𠂔」，《戰典》摹作「𠂔」，張守中「𠂔」，兩位都將字形摹得與小篆之「𠂔」非常接近，但從原篆上看，「𠂔」旁从的是兩橫筆，上長下短，與晉系寫法仍有異。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14。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1994年)，頁148。

階下」之「幸」字時，曾談及「𠂔」字：

我們來看下舉戰國文字中的「𠂔」旁：



上舉「𠂔」旁或在倒寫的「大」形中間加一小點作為飾筆，小點又演變為一橫，確與簡文此字左半很相近。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諸形都屬於三晉系文字。而在楚系文字中，「𠂔」旁寫法與以上諸形有很大不同。這一點似尚未引起大家足夠的重視，所以我們不厭其煩，儘可能多地將楚系文字中从「𠂔」旁的字列舉如下：



由以上諸形可以看出，楚系文字中的「𠂔」旁自有其獨特寫法，與「丰」和「毛」都

頗為相近，而跟前舉三晉系文字的寫法有很大差別。³³

陳劍認為楚簡「𣎵」字寫法和「丰」和「毛」頗為相近，而晉系的「𣎵」則作「𣎵」、「𣎵」，所以晉、楚兩地的「𣎵」字寫法迥然不同，這個說法大抵上是可信的，只是在陳劍文章發表之後，楚簡出現許多與「𣎵」有關的字，需要進一步釐清。《清華（參）·祝辭》出現三個「𣎵」字，如下：

祝辭			
	簡 3	簡 4	簡 5

其下半明顯從三晉系寫法的「𣎵」形，值得留意。高鴻縉認為「桑」、「𣎵」為分化字，³⁴季旭昇師也認為「甲骨文『喪』、『𣎵』同字」，³⁵甲骨文構形作「𣎵」（後甲.35.1），青銅器銘文「𣎵」古文字字形作「𣎵」（噩侯殷/集成 3929）、「𣎵」（噩季奭父殷/集成 3669）、「𣎵」（噩侯鼎/集成 2810），樹枝逐漸產生訛變，遂成「噩」字。楚系的「𣎵」多以「噩」表示，例如：

			
包山 76	包山 164	包山 193	上博五〈弟子問〉 19
			
噩君啟舟節/集成 12113	噩君啟車節/集成 12110	清華壹〈楚居〉6	

此為標準楚系「噩」字寫法，四個「口」旁中間所從的部件為「十」形。「𣎵」《說文》小篆作「𣎵」（𣎵），《說文》云：「𣎵，譁訟也。从𣎵𣎵聲。」³⁶「𣎵」、「𣎵」古音都是疑紐、鐸部，因此「𣎵」聲化作從「𣎵」聲。

³³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收入《漢字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456-463。

³⁴ 高鴻縉：《中國字例》（臺北市：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出版組，1960年），頁190-191。

³⁵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頁102。

³⁶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35。

清華參的〈祝辭〉與〈良臣〉同抄於一篇，³⁷且出於同一書手，而〈良臣〉是具有晉系構形特徵的寫法，³⁸則〈祝辭〉亦為晉系抄本。前引〈祝辭〉的「𡗗」，是我們目前所見最早下半从「逆」聲的「𡗗」，並將四「口」減省為兩「口」，容庚《金文編》：「從𡗗，從𡗗。𡗗、𡗗同意。」³⁹《說文》小篆的「𡗗」(𡗗)其實也是晉文字的構形，如同《說文》「逆」小篆「𡗗」採用的也是晉系寫法一樣。

「𡗗」、「𡗗」是晉系的主流寫法，在戰國時期有很高的影響力，今日甚至能在近出的幾批楚簡中，看到不少楚國書手雜染著這種晉系的構形特徵，例如清華貳〈繫年〉有兩個「逆」字，分別作：



〈繫年〉全篇出於一人之手，⁴⁰李學勤也明確地指出「〈繫年〉一篇字體是楚文字」，⁴¹全面考察〈繫年〉簡，確實是以楚文字為基本架構，但是何以簡 107 之「逆」為楚系構形，而簡 9 則為晉系寫法，這實在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這兩簡的文例是：

【簡 9】：晉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白（師）。

【簡 106—107】：蔡昭侯申懼，自歸於吳，吳縵（洩）用（庸）以師逆蔡昭侯，居于州來，是下蔡。

簡 106-107 記載蔡昭侯因反感楚國而投奔吳國，事與楚國切身相關，當為楚人所記，因為此段之「逆」字以楚文字書寫。而簡 9 談的是周平王本在少鄂，晉文侯迎立於晉之京師，三年以後才徙至成周，⁴²事關晉國，此段史料的底本來源有可能來自晉國，因此「逆」

³⁷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12 月），頁 163。

³⁸ 劉剛：〈清華參《良臣》為具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補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年 1 月 17 日。

³⁹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纂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65。

⁴⁰ 李松儒指出：「該篇被整理者命名為《繫年》，《繫年》全篇字跡特徵一致，應為同一抄手所寫，該抄手的字跡目前僅見於《繫年》中。」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 4 月，頁 20。

⁴¹ 李學勤：〈初識清華簡〉，《光明日報》，2008 年 12 月 1 日。李學勤指出「〈繫年〉一篇字體是楚文字」，參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 年第 3 期。

⁴² 董珊：〈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6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ourceShow.asp?Src_ID=1752。

保留著晉文字的特徵。沈建華在〈試說清華《繫年》楚簡與《春秋左傳》成書〉一文中也指出：「《繫年》的作者，當時懷有的政治傾向對晉國抱有畏懼心理……不排除可能《繫年》簡所采集原始史料出自晉人所作？」⁴³從字形、內容的線索觀察，〈繫年〉受到晉文字影響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繫年〉之外，這種晉系的「逆」還出現在全篇以楚文字為主的〈金滕〉篇中，如下：

		
金滕 09.07	金滕 12.17	金滕 12.29

依據李松儒的說法，〈尹至〉、〈尹誥〉、〈耆夜〉、〈金滕〉、〈祭公〉五篇為同一抄手所寫，⁴⁴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主張它們非楚系抄本。一位習慣以楚文字書寫的抄手，使用的「逆」字卻是標準的晉系構形，說明這種晉系寫法在楚國也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在戰國文字中是一種強勢寫法。

相信研究者會興起一個推想——既然「𠂔」見於以楚文字為基本架構的〈繫年〉與〈金滕〉，是否「𠂔」形有可能並非晉系之專利，而在南方的楚國也擁有著這種構形，進一步說，為什麼楚國和晉國同時發現寫成「𠂔」的「逆」字，卻必須視為楚國受到晉國的影響？何以此構形唯獨晉國能有？此問題之研析原即筆者撰文的目的之一。筆者的結論是，古文字研究本來就有一定的侷限性，我們僅能透過已發現的文字去推估當時的情況，就「𠂔」而言，在晉系資料中，它普遍出現在盟書、青銅器、玉書、古璽等各式出土文獻中，可見「𠂔」在晉系文字中是一種標準寫法。相反的，在為數不少的楚文字資料中，這種僅見於〈繫年〉與〈金滕〉兩篇文獻，而清華簡常雜染不同國別的字形，有兩種情況：

A. 通篇都是非楚系文字：清華三〈良臣〉具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清華一〈保訓〉具有齊系文字色彩。⁴⁵

⁴³ 沈建華：〈試說清華《繫年》楚簡與《春秋左傳》成書〉，《「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香港浸會大學，2011年11月30日，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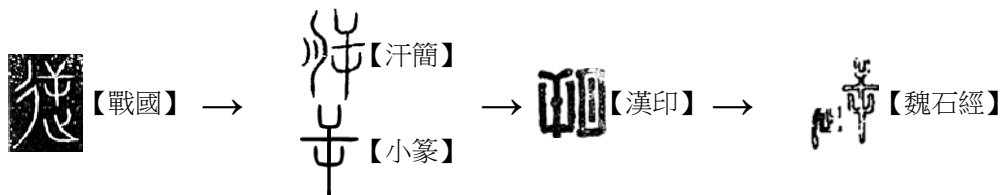
⁴⁴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4月，頁20。

⁴⁵ 參蘇建洲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論壇的「《文物》第6期出版清華簡上市嘍」一帖中的跟帖，網址：<http://www.guwenzi.com/ShowPost.asp?PageIndex=2&ThreadID=1659> 跟帖。雨無正：〈論〈保訓〉簡可能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復旦大學學術討論區，2009年7月12日。劉剛：〈清華參《良臣》為具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補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3

- B. 若干文字受非楚系文字影響：朱歧祥將《清華簡》（壹）與中山國銅器相比對，發現有許多字形與晉系中山國銅器相近，而與傳統的楚文字不同。⁴⁶周波認為《程廡》簡6的「𠂔」是受到齊文字影響。⁴⁷

楚簡中雜染其他國別文字的問題，學者討論的成果已經非常豐碩，⁴⁸朱歧祥與劉剛都發現《清華簡》與晉系文字的密切關係，而楚簡中上博簡、郭店簡最普遍的「逆」是豎筆中突的寫法，那麼清華簡少數以「𠂔」為形的「𠂔」，受到晉系文字影響的可能性較高。

由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傳鈔古文資料，幾乎也都是保存著這種寫法（詳後文之討論）。秦系不存在「𠂔」類寫法，但「𠂔」並沒有因為秦統一天下後不使用而消失，直到漢代璽印，「朔」字作「𠂔」（朔方長印）、「𠂔」（焦朔）、「𠂔」（朔方太守章），乃至於魏石經，都是使用這種寫法，將其演變脈絡敘述如下：



小篆屬於秦文字系統，但許慎生於東漢中期，當時學者所寫的小篆字形，有些已經存在失真的現象，許慎編纂《說文》時，將「𠂔」視為小篆寫法，當是誤判。《說文》所收錄的小篆，部分字形是有問題的，例如「戎」字（𠂔）便是典型例子⁴⁹，趙平安《說文小篆研

年1月17日。

⁴⁶ 朱歧祥：〈由金文字形評估清華藏戰國竹簡〉，東海大學中文系：《東海中文學報》第24期，2012年7月，頁51-66。

⁴⁷ 參任攀、程少軒整理：〈網摘·《清華一》專輯〉，復旦網，2011年2月1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93。

⁴⁸ 周鳳五提出「馴化」之說，認為郭店簡〈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是齊魯儒家經典抄本，但已被楚國馴化。〈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風格特殊，應是外地傳入的作品，〈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二篇，保留了齊系文字特徵，其底本當源自齊。例如馮勝君依據文字形體、用字習慣兩方面，認為上博簡《緇衣》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又如蘇建洲認為《周易》、〈曹沫之陣〉、〈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昔者君老〉、〈孔子見季桓子〉屬於齊魯文字色彩的字形。也有一篇竹簡而同時雜染多系色彩者，柯佩君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研究》一書中有具體研究。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郭店楚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3-63。周鳳五：〈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古文字與商周文明—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字學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2），頁203-209。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比對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50-314。蘇建洲：《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臺北：萬卷樓，2008年），頁218-250。柯佩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181-206。

⁴⁹ 裘錫圭指出：「《說文》收集了九千多個小篆，這是最豐富最有系統的一份秦系文字資料。但是《說

究》在「合乎六國文字，不合乎秦文字」一節中也引證很多與秦文字不合的小篆字形，⁵⁰讀者可自行參考。

此外，1997 年紹興出土一支帶有 40 字銘文的吳王壽夢之子劍，銘文提及「荊伐徐，余親逆攻之。」其「逆」字作：



此摹本見《新見金文字編》，⁵¹就文例來說釋「逆」文義妥當，而原字形所从的「彳」與「𠂔」堪稱清晰，但豎筆兩側的「ㄣ」是否存在，頗難認定。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將吳國文字納入楚文字中討論，認為吳、楚文字有共通的特色。⁵²由於字跡並不清晰，只能存此備考。

大量出現在晉系文字的「𠂔」，戰國時期它除了是「𠂔」字之外，其實也是一種集團性類化後的構形，⁵³許多彼此間無關的寫法在戰國時代都類化作「𠂔」形，例如我們習知的倒矢形「𠂔」（曾 56）即是一例，所謂的「倒矢形」其實是「矢」字的一種寫法，陳劍、金俊秀、王瑜楨已有非常詳細的討論，⁵⁴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倒矢形」常於「𠂔」的豎筆末端再添一橫筆作「𠂔」（仰 25.31）、「𠂔」（容成氏.2），但「𠂔」字從未見這種構形，這個差異值得留意。另外，蘇建洲也指出〈曹沫之陣〉簡 54 之「𠂔」（厚）亦類化作倒矢形，⁵⁵可信。

文》成書於東漢中期，當時人所寫的小篆字形，有些已有訛誤。此外，包括許慎在內的文字學者，對小篆的字形結構免不了有些錯誤的理解，這種錯誤的理解有時也導致對篆形的篡改。《說文》成書後，屢經傳抄刊刻，書手、刻工以及不高明的校勘者，又造成了一些錯誤。因此，《說文》小篆的字形有一部分是靠不住的，需要用秦漢金石等實物資料上的小篆來加以校正。」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62。杜忠誥：《說文篆文訛形研究》，（臺灣：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0 年），頁 25-26。

⁵⁰ 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3。

⁵¹ 彩照見曹錦炎文，摹本則見《新見金文字編》，曹錦炎：〈吳王壽夢之子劍銘文考釋〉，《文物》2005 年第 2 期，頁 71。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等編纂：《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 5 月），頁 54。

⁵²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172。

⁵³ 參林清源師：《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頁 162。

⁵⁴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漢字研究》第 1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6 月初版），頁 461。金俊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40-44。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677-678。

⁵⁵ 蘇建洲：〈上博（五）東釋（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2 月 27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

(二) 傳鈔古文中的「𠂔」

傳鈔古文中也存有部分與「𠂔」有關的寫法，如下：

			
京二 ⁵⁶	汗簡 1.9	汗簡 1.11	汗簡 3.35
			
古文四聲韻 5.7	韻海 5.8	魏石經	韻海

傳鈔古文字中的構形，幾乎都是繼承自晉文字系統的「𠂔」、「𠂔」，與《說文》小篆寫法相同。惟《汗簡》寫法作「𠂔」，構形與屬於齊文字的「𠂔」(陶錄 3.230.3)相同，而「𠂔」則已產生一定程度的訛變。

(三) 關於與「毛」、「丰」類化的「𠂔」字

戰國文字中，有一種與「毛」、「丰」、「求」等字產生訛變的「𠂔」字，寫法如下：⁵⁷

				
郭店.成.32	郭店.性.10	郭店.性.11	郭店.性.17	上博一.性情 論.5

⁵⁶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春秋僖公石經拓本之二，參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11月），頁211。

⁵⁷ 可參張淑卿：《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吳命》研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頁55-59。朱德熙：〈說「屯（純）、鎮、衡」——為《唐蘭先生紀念論文集》作〉，《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2月），頁176-177。

				
上博二.容成氏.8	上博二.容成氏.21	上博二.容成氏.52	上博一.性情論.4	上博七武王踐阼.15

以上諸字，全為「逆」字無誤，學界討論已多，⁵⁸不再贅述。燕系文字材料中，還有兩枚與△有關之璽印，學界較少留意，字形分別作：

	
璽彙 2543	璽彙 4133

何琳儀、黃德寬、蘇建洲、王愛民都將璽彙 4133 納入燕璽，⁵⁹《三晉文字編》則入晉系，⁶⁰徐寶貴亦視為燕系，並依據居延漢簡「朔」作 EPF22.80「朔」、EPF22.82「朔」，《敦煌漢簡》774「朔」作「朔」，1108A 作「朔」、1859 作「朔」，主張《璽彙》2543 的「朔」，也應是「朔」字，⁶¹其說可信。《璽彙》4133 人名「肖（趙）朔」，「肖」字作「肖」，「少」旁的最末一筆很具特殊性，這是僅見於燕系的構形，⁶²與晉、齊、楚等系寫法迥然不同，⁶³將二璽歸於燕系當無問題，可見豎筆出頭的「朔」字並非專屬於楚系文字的特色，而且

⁵⁸ 黃德寬、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續考〉，《江漢考古》，1999 年第 2 期，頁 76，又收入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合著：《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 9 月），頁 20。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5 月），頁 83。陳偉：〈郭店楚簡六德諸篇零釋〉，《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科版），1999 年第 5 期，頁 30。蘇建洲：〈《吳命》簡 4「桃迂」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 年 2 月 6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16。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84。見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94。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98。

⁵⁹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514。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1447。蘇建洲：《戰國燕系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 年 6 月），頁 284。王愛民：《燕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4 月），頁 64。

⁶⁰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252。

⁶¹ 徐寶貴：〈「古文」對隸楷字形的影響〉，《中國文字研究》，2010 年，頁 41。

⁶² 參王愛民：《燕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4 月），頁 64。

⁶³ 各系之寫法可參《三晉文字編》、《戰國古文字典》，惟楚系罕見「肖」字，然亦可參「少」字。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248。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

這種寫法還上承自甲骨文、金文。

有趣的是，在具有齊系文字特色的〈保訓〉篇中，也可以找到這種寫法。〈保訓〉簡5-6「測陰陽之物，咸順不𠂔」，「𠂔」字作：



此字李學勤原先讀為「擾」，⁶⁴主要是將該字右半看成「告」，⁶⁵李守奎則認為此字右半從「𠂔」，⁶⁶李零也主張讀「逆」，⁶⁷後來李學勤也修正前說而讀作「逆」，⁶⁸學者們讀「逆」之說得到很多學者的贊同，廖名春指出「謂舜『咸順不逆』『陰陽之物』，就是使君臣、上下、夫婦之道『咸順』而『不逆』。」⁶⁹清華簡貳〈繫年〉正式公佈的釋文也是採用从「言」、从「𠂔」的看法，認為「𠂔，𠂔聲，讀為『逆』。」⁷⁰陳民鎮〈清華簡《保訓》集釋〉指出「該字當隸定作『𠂔』，從『言』從『𠂔』，『𠂔』與『逆』同。『順』、『逆』相對，文意甚安。」⁷¹「咸順」對應「不逆」，如同前述〈武王踐阼〉「不逆」對應「順成」，確實文義很妥當。可見〈保訓〉篇雖具有齊文字特徵，但畢竟是楚簡，因此在若干字中仍保留著楚文字的寫法。

〈保訓〉篇這個字又見於上博八〈志書乃言〉簡3，其云：「𠂔（毆—抑）𠂔（恭）、韋（違）、𠂔（讒）、𠂔以𠂔（墮／墮）亞（惡）虐（吾）。」所謂的「𠂔」作：

（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21-323。

⁶⁴ 李學勤：〈周文王遺言〉，光明網，2009年4月13日，2010年4月，網址：http://www.gmw.cn/content/2009-04/13/content_908294.htm。

⁶⁵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年第6期，頁74。

⁶⁶ 此為2009年6月15日上午，李守奎於清華大學《保訓》簡座談會上的發言，參劉國忠、陳穎飛：〈清華簡〈保訓〉座談會紀要〉，《光明日報》，2009年6月29日。

⁶⁷ 李零：〈讀清華簡〈保訓〉釋文〉，《中國文物報》，2009年8月21日，第七版。

⁶⁸ 李學勤：〈清華簡〈保訓〉釋讀補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⁶⁹ 廖名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續補，孔子2000網，2009年6月20日，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44>。

⁷⁰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46。

⁷¹ 胡凱、陳民鎮：〈清華簡《保訓》集釋〉，復旦網，2011年9月19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ourceShow.asp?Src_ID=1654。



此字原考釋者隸作「託」，讀為「眊」，訓為「信」。⁷²黃杰認為此字从「毛」，當讀為媚，「媚」明母幽部，「毛」明母宵部，幽、宵二韻相近，可以旁轉，且冒聲與毛聲可通，如《文選·七發》：「冒以山膚。」李善注：「冒與毛，古字通。」「媚」在典籍中有表示嫉妒的用法，《禮記·大學》：「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鄭玄注：「媚，妬也。」「妬」同「妒」，「媚」正與「讒」相應。⁷³陳偉認為右旁似從「𠂔」，釋為「慝」，「讒慝」即讒毀、誹謗的意思。⁷⁴筆者贊同陳偉的看法，將右半視為「𠂔」，字从「言」从「𠂔」與前述〈保訓〉簡6之「𠂔」相同。

（四）關於「𠂔」寫法之字

楚簡與「𠂔」相關的字形裡，還有一種作「𠂔」的疑難字，相關構形如下：

	
吳命·4	靈王遂申·4

在確定的「𠂔」字中，尚未見到此種構形，二字是否為「𠂔」，僅能透過文例來判斷。〈吳命〉簡4云：「親於桃△勞其大夫」原整理者曹錦炎認為當釋為「逆」，訓「迎」，指迎接，迎候。⁷⁵蘇建洲引證相關資料，認為△不當釋作「逆」而當是「𠂔」字，字即〈昭王與龔

⁷²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20。

⁷³ 黃杰：〈初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筆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11年7月19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12。

⁷⁴ 陳偉：〈上博楚竹書《王居》新編校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1年7月20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16。

⁷⁵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312。

之腓》的「逃瑤」，⁷⁶張淑卿贊同，⁷⁷不過後來蘇建洲有了改釋（詳後）。此字釋作「逆勞」文義堪稱通順，但也沒有非釋「逆」不可的理由，它也有可能連同前面的「桃」字而為一名詞組，在此當地名用。

近出上博九《靈王遂申》簡 4-5 云：「成公懼其有取焉，而之京，⁷⁸為之怒，舉邦盡獲，汝獨無得。」整理者釋為「述」，蘇建洲指出：

此字亦見於《吳命》簡 4「孤吏（使）一介吏（使），親於桃△勞其大夫，且請兀（其）行。」「△」，整理者釋為「逆」，可從。則「○」也該釋為「逆」。不過，《陳公治兵》簡 13 有「鈍」，讀為「錚」，屯旁寫法與之相同。⁷⁹

汗天山、張崇禮於釋文也隸定作「逆」。⁸⁰蘇建洲首先指出此字與前述《吳命》簡 4「」字為一字，不過他改變了對《吳命》寫法原先的看法，認為這兩字都應釋作「逆」。《靈王遂申》內容記載楚靈王即位後，申塞不慙楚王，因此楚靈王在擊敗蔡靈侯後，要求申塞前往蔡國軍營取蔡之器，申成公指派其子虎前往，虎為避免捲入楚、蔡之間的矛盾，因此三次故意空手離開蔡門，然而駐紮於蔡門之楚執事，皆不願讓其離開，因此虎駕駛一輛馬車至蔡門，向執事表示自己年幼無法操用兵器，亦無法駕馭此車，楚執事又不准許空手離開⁸¹，因此是否能只拿馬鞭離開，執事答應。虎持著馬鞭至𨔵而丟棄，申成公「懼兀（其）又（有）取安（焉）」因此「之京」，並責怒虎：「大家都拿了蔡器，就你什麼都未拿」，虎不答。申成公再責怒一次，虎告訴其父：我們臣服於靈王，靈王要滅蔡國，我們阻止不了，滅蔡國之後，下一個就輪到申國，父親竟然還想要從中得到什麼利益。成公瞭解虎未取蔡器的理由，便與虎一同歸去。

⁷⁶ 蘇建洲：《〈吳命〉簡 4「桃𨔵」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 年 2 月 6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686。

⁷⁷ 張淑卿：《〈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吳命〉研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頁 59。

⁷⁸ 「京」原篆作「」，整理者釋「亭」，非是。筆者認為上博五《三德》簡 7 三見「京」字作「」，文例作「皇天弗京」、「上帝弗京」（兩見），李零將「京」讀作「諒」甚是，二字構形相同，《靈王遂申》應該隸定為「京」。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93。拙文：〈上博九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9。

⁷⁹ 於武漢大學學術討論區《〈靈王遂申〉初讀》第 2 樓，2013 年 1 月 5 日；又見蘇建洲：〈初讀《上博九》劄記（一）〉，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

⁸⁰ 見武漢大學學術討論區《〈靈王遂申〉初讀》第 6、13 樓，2013 年 1 月 5-6 日。

⁸¹ 「徒」曹方向解釋為徒手、空手，甚是。曹方向：〈上博九《靈王遂申》通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2。

就文義來看，成公無疑是希望虎取蔡之器，因此才有再三責怒小兒空手而歸之事，虎在父親責怒後，回答其父「而或欲𠂔（得）安（焉）」，可見父親的立場是希望有所得。那麼簡文「懼𠂔（其）又（有）取安（焉）」的「懼」就非「恐懼」之義，全句也不能解釋成「（成公）懼怕虎拿取蔡器」，⁸²此中的「懼」應解釋成脅迫、威脅，《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左傳·莊公十九年》：「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成公故意派遣「未蓄髮」的虎前往取蔡器（簡文中虎也自稱「小人𠂔（幼）」）是希望年幼的虎能貫徹成公的意志——拿取蔡器，「懼其有取焉」指成公脅迫虎一定要取蔡之重器以歸，當虎回來之時，成公還迫不及待地逆之京，觀看究竟奪取了何種重器回國，因此在發現虎空手而回以後，當面再三斥責。若「逆」〈吳命〉與〈靈王遂申〉當釋作「逆」的話，那麼「𠂔」殆即由「𠂔」省變而來。

（五）其它

〈成之聞之〉還有個與「𠂔」有關的疑難字，〈成之聞之〉簡 39 云：「言不△大崇（常）者，文王之型（刑）莫厚安（焉）。」原篆作：「𠂔」，原整理者隸定為「𠂔」⁸³，學界之說法眾說紛紜，可分為以下六種：

- A. 从雨从「𠂔」：李學勤認為字下部从「𠂔」聲，其「佳」旁借「月」旁豎筆，當讀為「敦」，勉也。⁸⁴丁原植贊同。⁸⁵
- B. 从雨从「𠂔」：涂宗流、劉祖信認為作「𠂔」，音榜。古荊楚方言語詞，言人之所為到達極致。⁸⁶郭沂認為字從雨從月從丰聲，今讀為「奉」。「丰」、「奉」皆並母東部字。⁸⁷顏世鉉認為字从「丰」，讀作「奉」，「奉大常」猶簡 40 之

⁸² 「懼」原整理者讀「懼」，無解釋。曹方向釋作「城（成）公懼其又取安（焉），而諄之，京（佯）為之怒」譯作「成公擔心其子還會再去蔡人軍營，故意發怒，說反話來教訓。」聊為一說。曹方向：〈上博九《靈王遂申》通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2。

⁸³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168。

⁸⁴ 李學勤：《試說郭店簡〈成之聞之〉兩章》，《清華簡帛研究》第 1 輯，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2000 年 8 月，頁 3-27。

⁸⁵ 丁原植：《郭店楚簡儒家佚籍四種釋析》（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 12 月），頁 187。

⁸⁶ 涂宗流、劉祖信：《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 年 2 月），頁 105。

⁸⁷ 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 2 月），頁 228。

「祀天常」，亦猶「奉天時」、「奉天命」之意。⁸⁸白於藍認為當分析為从兩肸聲，肸字則从肉丰聲，自可相通。⁸⁹

C. 从雨从「朔」：李零認為字應釋為「逆」，从雨从朔，疑讀為「逆」。⁹⁰劉釗同此說，認為釋為「霽」，从「𠂔」得聲，故可讀為「逆」，疑當讀為「溯」，朝向之意。⁹¹

D. 从雨从「肉毛」：黃德寬、徐在國認為字「𠂔」字所从的「𠂔」絕不是「丰」字，而是「毛」，此字从「雨」「𠂔」聲，應釋為「臙（脆）」。⁹²

E. 从雨从「脈」：崔永東釋作「霽」，認為字為「霽」（《說文》篆體為霽）之訛。《說文》：「霽，霽霖，小雨也。」「霽」作動詞用當有沐浴的含義，在上述引文的語境中又有接受、服從的意思。⁹³

F. 「霸」之異體：廖名春疑「𠂔」為「霸」之異體，與「伯」通，而「伯」與「率」義同，「率」可訓為循、遵。⁹⁴

筆者認為廖名春將「𠂔」視為「霸」之異體頗有道理，漢印中「霸」除从「朝」外，亦可从「朔」，證據如下：

从 勒				
	霸陵園丞	孔霸	田霸成	王霸之印

⁸⁸ 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1月），頁386-387。

⁸⁹ 白於藍：〈郭店楚簡補釋〉，《江漢考古》，2001年第2期，頁58。

⁹⁰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頁124。

⁹¹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頁138。

⁹²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頁14-15。

⁹³ 崔永東：〈讀郭店楚簡〈成之聞之〉與〈老子〉札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頁70。

⁹⁴ 廖名春：〈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與《尚書》〉，《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35-36；〈郭店楚簡引《書》論《書》考〉，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頁121。

从 朔				
	梁霸私印	李霸私印	孫霸私印	張霸私印

「」可隸定作「霸」，其所从的「朔」，「𠂔」旁居於構形之右半，相同的情況可參「𠂔」（璽彙 3633）、「𠂔」（汗簡 3.35）、「𠂔」（古文四聲韻 5.7）等字。

至於讀法，筆者認為「霸」應讀作「逆」。古文字中，「霸」、「𠂔」古音有很多相通的證據，《集韻·陌韻》「霸，古作『𠂔』。」《說文》：「𠂔，从白、𠂔聲。讀若膊。」⁹⁵（匹各切），又「羣，从雨从革。讀若膊。」⁹⁶（匹各切）《說文》「霸」从「月」、「羣」聲，「羣」與从「𠂔」聲的「𠂔」《說文》都解成「讀若『膊』」，「膊」滂紐鐸部，「霸」幫紐鐸部，古音甚近。另外《汗簡》「魄」字古文作「𠂔」，黃錫全認為此乃「𠂔」字。「𠂔」、「魄」、「霸」古韻同屬鐸部，假「𠂔」為「魄」，並引《尚書·顧命》「哉生魄」，薛本作「生𠂔」為證。⁹⁷《古文四聲韻》另錄「魄」字古文「𠂔」，林聖峯認為當隸定為「𠂔」，出土文字與後世字書中皆未見，可能是雜揉「魄」、「𠂔」兩形而成⁹⁸。黃錫全《汗簡注釋》認為「𠂔、魄、霸古音同屬鐸部，此假『𠂔』為『魄』」。⁹⁹「魄」古通「霸」，《玉篇·月部》：「霸，《書》：『哉生霸』，今作魄。」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豫部》：「魄，段借為霸。」《汗簡》以「𠂔」為「魄」字古文，「魄」古通「霸」，《古文四聲韻》「魄」字古文則从「𠂔」聲，則「霸」、「𠂔」音近可通幾無疑問。

古音「逆」、「朔」音近，因此《汗簡》「逆」从「朔」聲作「𠂔」，如此一來「霸」字下半所从的「朔」，也應理解成聲符。「不逆大常」，「逆」即迎受之「迎」，意指不順從天道者，文王將加諸刑罰。

五、結語

透過本文對於「𠂔」構形之分析，得知「𠂔」甲骨文可分為三系寫法，其中豎筆上突的構形與「牛」寫法非常近似，至戰國時期楚系、燕系文字中頗具特色的「𠂔」字構形，

⁹⁵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148。

⁹⁶ 同前註，頁242。

⁹⁷ 黃錫全：《汗簡注釋》（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502。

⁹⁸ 參林聖峯：《傳抄古文構形研究》，（臺中：中興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頁272。

⁹⁹ 同前註。

追本溯源實承於此。甲骨文、金文中「𠂔」有種刻意突出腳盤的構形，近出《清華簡（貳）·〈繫年〉》見一例承襲此種古體者，十分可貴。

「𠂔」字在戰國時期具有多元的寫法，本文對各系的構形進一步梳理，《說文》小篆的「𠂔」是晉系所使用的字形，在清華楚簡的幾篇新出材料中亦能發現其蹤跡，可見它在楚地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傳鈔古文的「𠂔」字也多屬於這種類型，秦系文字未見作「𠂔」的「𠂔」字，許慎視「𠂔」為小篆，當為誤判。戰國時期豎筆上突的「𠂔」字，除了是楚系的重要特徵字之外，亦見於燕璽。新出兩例作「𠂔」的「𠂔」字，前所未見，若文例確為「𠂔」字，則它當是由「𠂔」省變而來。〈成之聞之〉簡 39 的「不△大常」，筆者認為當釋作「霸」讀「逆」。

本文對「𠂔」字演變進行系統研究，期能對其構形研究有所裨益，敬請學者專家不吝賜教。^{*}

^{*} 後記：拙文於 102 年 5 月 4 日發表於國立中正大學「第二十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特約討論人陳立教授賜正甚多，又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甚多寶貴意見，在此向諸位先進特申謝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二、近人論著

丁原植：《郭店楚簡儒家佚籍四種釋析》，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王愛民：《燕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王瑜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六）》字根研究》，臺北：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王輝：〈也談齊「六字刀」的年代〉，《中國錢幣》，2003年02期。

白於藍：〈郭店楚簡補釋〉，《江漢考古》，2001年第2期。

任攀、程少軒整理：〈網摘•《清華一》專輯〉，復旦網，2011年2月1日，網址：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93。

朱歧祥：〈由金文字形評估清華藏戰國竹簡〉，東海大學中文系：《東海中文學報》第24期，2012年7月。

朱德熙：〈說「屯（純）、鎮、衡」—為《唐蘭紀念論文集》作〉，《朱德熙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

——：《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李夏廷、張奎：〈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

李零：〈讀清華簡〈保訓〉釋文〉，《中國文物報》，2009年8月21日，第七版。

——：《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學勤：〈初識清華簡〉，《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日。

——：〈周文王遺言〉，光明網，2009年4月13日，2010年4月，網址：

http://www.gmw.cn/content/2009-04/13/content_908294.htm

——：〈清華簡〈保訓〉釋讀補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

-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
- ：《試說郭店簡〈成之聞之〉兩章》，《清華簡帛研究》第1輯，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2000年8月。
- 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參）》，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杜忠誥：《說文篆文訛形研究》，臺灣：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
- 沈建華：〈試說清華《繫年》楚簡與《春秋左傳》成書〉，《「簡帛·經典·古史」國際論壇》，香港浸會大學，2011年11月30日。
-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三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年。
- 周鳳五：〈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郭店楚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古文字與商周文明—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文字學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2年。
-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林清源師：《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
- 林聖峯：《傳抄古文構形研究》，臺中：中興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 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金俊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疑難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 雨無正：〈論〈保訓〉簡可能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復旦大學學術討論區，2009年7月12日。
- 施謝捷：《古璽彙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 柯佩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 胡凱、陳民鎮：〈清華簡《保訓》集釋〉，復旦網，2011年9月19日，網址：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54。
- 孫剛：《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 徐寶貴：〈「古文」對隸楷字形的影響〉，《中國文字研究》，2010年。
- 涂宗流、劉祖信：《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
-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 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高佑仁：〈上博九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8 日，網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89。
- ：〈談《慎子曰恭儉》簡 1 之「逆友以載道」〉，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 年 10 月 16 日，
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33。
- ：〈讀金文札記四則（逆作父丁、舌、孝子、甬）〉，《彰化師大國文學誌》，彰化師
範大學國文系，2010 年 12 月。
- 高鴻緝：《中國字例》，臺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出版組，1960 年。
- 崔永東：〈讀郭店楚簡〈成之聞之〉與〈老子〉札記〉，《簡帛研究二〇〇一》，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張光裕：〈新見保鼎簋銘試釋〉，《考古》，1991 年第 7 期。
- 張守中撰集：《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北京：文物出版，1994 年。
- 張淑卿：《〈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吳命〉研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 曹方向：〈上博九《靈王遂申》通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網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2。
- 曹錦炎：〈吳王壽夢之子劍銘文考釋〉，《文物》，2005 年第 2 期。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文物》，2009
年第 6 期。
- 許愨慧：《〈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
學碩士論文，2008 年。
- 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陳偉：〈上博楚竹書《王居》新編校釋〉，武漢大學簡帛網，2011 年 7 月 20 日，網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16。
- ：〈郭店楚簡六德諸篇零釋〉，《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科版），1999 年第 5 期。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等編纂：《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陳煒湛：《古文字趣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漢字研究》第 1 輯，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5 年。
-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

- 湯餘惠：《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程訓義：《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石家莊：河北美術社，2007 年。
-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比對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
- 黃杰：〈初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筆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11 年 7 月 19 日，網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512。
- 黃德寬、何琳儀、徐在國合著：《新出楚簡文字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徐在國：〈郭店楚簡文字續考〉，《江漢考古》，1999 年第 2 期。
- 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
- 黃錫全：《汗簡注釋》，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 年。
- 董珊：〈疑尊、疑卣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第 9 期。
- ：〈讀清華簡〈繫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2 月 26 日，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52。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年。
- 廖名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保訓〉釋文〉初讀續〉，孔子 2000 網，2009 年 6 月 20 日，網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44>。
- 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 趙誠：〈甲骨文行為動詞探索（一）〉，《古文字研究》第 1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 劉剛：〈清華參《良臣》為具有晉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補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3 年 1 月 17 日。
- 劉釗、洪飏、張新俊編纂：《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古文字構形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91 年。
- ：《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
- 劉國忠、陳穎飛：〈清華簡〈保訓〉座談會紀要〉，《光明日報》，2009 年 6 月 29 日。
- 劉懷君、劉軍社：〈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考古與文物》，2003 年第三期。
- 蔡連章：《古文字學基礎》，上海：百家出版社，2006 年。
- 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年。
- 顏世鉉：〈郭店楚簡淺釋〉，《張以仁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臺北學生書局，1999 年。
- 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三種·增訂殷墟書契考釋》，北京：中華書局，原 1927 年東方學會印本，2006 年重印本。
- 蘇建洲：〈《吳命》簡 4「桃𠂔」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

- 年 2 月 6 日，網址：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686。
- 蘇建洲：〈上博（五）柬釋（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年 2 月 27 日，網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
- ：〈初讀《上博九》筭記（一）〉，武漢大學簡帛網，2013 年 1 月 6 日，網址：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776。
- ：《《上博楚竹書》文字及相關問題研究》，臺北：萬卷樓，2008 年。
- ：《戰國燕系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 年。
- Wang Tao,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Meiyintang Collection* (London: Paradou Writing, 2009)。

附：書目簡稱表

書籍全名	簡稱
〔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韻海
〔宋〕夏竦撰《古文四聲韻》	四聲韻
〔宋〕郭忠恕撰《汗簡》	汗簡
山西省文物管理會：《侯馬盟書（增訂本）》	侯馬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集成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春秋僖公石經拓本之二	京二
王恩田編著《陶文圖錄》	陶錄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清華
明義士、許進雄《殷墟卜辭後編》	明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	郭店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上博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	合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	望山
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	關沮秦簡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	包山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	曾侯乙簡
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	乙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	睡虎地
蕭春源編：《珍秦齋藏印》	珍秦齋
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	新收

The Research of Character 「𠂔」 (Ni) Formation Development

Kao You-ren^{*}

Abstract

In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𠂔」 is formed as 「𠂔」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upside down type of 「大」. It has been written as 「𠂔」 as well in the practical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character 「牛」 has quite similar shape with 「𠂔」 that is easily to be confused between these two characters.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from context is the only way to differentiate. In Era of Warring States, 「𠂔」 is the character in special formation with vertical written way. Dating from its origin, 「𠂔」 is developed from the formation of 「𠂔」 in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𠂔」 is a standard formation in Jin system according to unearthed relics. However, it might be incorrect in *Shuo Wen* from Hsu-shen's opinion which proposed 「𠂔」 as 「𠂔」. There are similar formations for 「𠂔」 in Jin's system that can be found in Chu's bamboo scripts, that is, *Hsi Nien* and *Chu Tsz*.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way of this character is worthy to be deeply research.

This research has systematically analysis focus on character 「𠂔」, the main purpose is to be helpful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𠂔」 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 𠂔 (Ni), formation development, Chu's bamboo scripts, Character of Warring States, Explanation

^{*} Project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